

## 「一枝草，一點露」的公務員之路— 陸委會港澳處處長羅木坤系友專訪

賴孝濂



2009/2/12 攝於陸委會港澳處處長辦公室

### 從樂天樸實的大學生，到精明幹練的公務員

眼中所見的是燦爛的笑容、寬闊的肩膀，握手時感覺到的厚實而有力手掌，在中央聯合辦公大樓大廳見到的是這樣一位親切的學長，絲毫不給人政府官員所具備的嚴肅感。在港澳處長的辦公室裡，學長一邊手指著文學院院慶紀念手冊裡的泛黃照片，一邊追溯著大學時代工讀的回憶，開始細細講述著大學畢業以來的公務員經歷。

「名落孫山所以才來當公務員啦！」學長半開玩笑的談論著大學畢業前報考研究所的經驗，「當時我報考台大歷史所算是眼高手低，所以沒有考上。一方面研究所名額少，另一方面感覺當時校際也有較深的門戶之見，非該校的畢業生不容易考上他們的研究所。當然，台中的讀書風氣和考試資訊都相對不足，最重要的是根基淺努力不夠。」

「就像報考高普考的經驗一樣，研究所考試念對了書比較重要，畢竟考試也不盡客觀啦！有時並非作答文筆好壞，而是寫的答案是否切題、中不中閱題老師的法眼。不過，雖然當時我沒有考上歷史所，但同屆同學就有好幾位考上，江天健（新竹師範學院）、許鼎彥（德明技術學院）、林正珍老師等等，顯然還

是實力問題。」

回憶起參加公務員考試的經驗，學長感觸良多。「那時候高考和普考是一起考的。高考三天、普考兩天，連續五天、十六科不同領域的考題，走出考場時頓時感覺天寬地濶。畢竟，那是近兩年摸索努力的全新嘗試，兩個月後雙榜及格，畢其功於一役。」

公職資歷已經二十五年的羅木坤學長，在進入政府機關之前，嘗試過種種不同選擇。最初在家人開設的家具店裡幫忙，也曾任職通霄鎮南和國中職員。剛剛踏入社會的羅木坤學長，最初對新聞媒體工作有相當的興趣。在南和國中任職期間曾有機緣和校內的老師攀談，深感記者工作和在大學時代所學多有相似之處，因此曾經報考過中央社記者、中華日報記者等等。在競爭激烈的考試之中，羅木坤亦曾脫穎而出；但考慮到工作的穩定性，最後仍選擇了公職人員的工作。高考錄取之後，羅木坤學長最初任職於新聞局，從基層科員做起，十二年的時間升上簡任職位。在當時這種升遷速度，讓許多同事眼紅。對一個來自鄉下，一無憑藉的平凡農家子弟，除了賣力工作換來各級長官的器重與提攜，再也找不出其他理由。後來因緣際會轉任衛生署公關主任，六年前再轉任陸委會目前的職務，以迄於今。

「我認為我念歷史系所學得的能力都還滿適合這些工作，」學長很有自信的這麼說，「只是以前念的是過去的人類活動，現在做的工作是和活在當下的人互動。在職務上我也經常有機會和總統、院長等行政首長接觸，工作是很有趣的。一方面學習行政事務，一方面作新聞工作，念歷史系的人改行當公務員倒是還滿合適的。」



2009/2/12 攝於陸委會港澳處處長辦公室

### 為官之道在於「誠」

對於公務員職務、擔任公家機關主管，羅木坤學長有一套自己的見解，而且擁有強烈的信念。「總覺得自己畢業於歷史系，從事為大眾服務的公僕工作，使命感會比較強烈。」

「以前唸書時念到《循吏傳》裡的官員，他們從事公職的生涯中都是立有目標的，『為天地立心、為生民立命、為往聖繼絕學、為萬世開太平』，「登車攬轡，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」。「一開頭，難免懷疑這樣說好像光講大道理、不著邊際。經過職場歲月洗鍊才了解其實，有那樣的心願，才能達到那樣的境界。」羅木坤學長的觀念是，公務員的核心責任是為民眾服務，必須完全打破端「鐵飯碗」的錯誤認知，也不該只是照章辦事——為辦公而辦公，而是需要有強烈的使命感。」

「坦白說，當公務員才有機會做一些『對得起良心』的事情。我一直以為，孫中山先生所說『要立志作大事，不要立志作大官』這句話並不太貼切。現實是，當小公務員作不了有影響的事，必須要升任到某個程度的位階才有多些發言機會。如果只是個基層課員，只要課長不同意，再好的意見也無法上達。」

「不過，即使如此，無論位階高低，始終要存著『作大事』的心念，機會來了才有實現的可能。」

羅木坤學長看待公務員的環境，就像史家看待過去的政治變遷一樣，「公務員的工作環境就是自古習稱的『官場』二字。自己念過歷史，熟知過去的一些事例，對現實環境會比一般人更有感覺。歷史上政治勢力的結合或相互傾軋，在這個時代仍然存在。念過歷史，再詳察這些變化，自認看得比較清楚，也有機會站在比較超然客觀的角度，理解或同情。」說到這裡，學長半開玩笑的笑道：「就像用顯微鏡觀察變形蟲一樣，看的很清楚！」對學長而言，以前在學校所念到的種種歷史事件，在歷經了公務員的職場歷練後，腦海中的記憶全鮮活了起來，變成了處事修身的最佳例證。即使難免有時也會捲進紛爭，但是也可以隨時保持清明。

「簡單來說，公務員的工作必須『有所為而有所不為』。隨時保持『遇到機會就可以服務人群』的念頭，以此為出發點的話心念就會比較堅定。」

談到這裡，學長啜了一口茶，減緩了語調，開始講述一件他在新聞局新聞發布科長任內的往事。

「大概是發生在民國八十一、二年的事情。一名北一女陳姓女學生，在早上上學途中發生意外。」根據學長的追憶，當時的情況約略如下：女學生在重慶南路貴陽街口等紅綠燈準備過馬路，一輛由軍方單位租用的大型交通車在轉彎的時候，因為駕駛視線死角以及後輪差的關係，輾傷了該名女學生，當下緊

急送醫，情況危急。

「發布科長最重要的一項工作就是為行政院發布新聞。除了行政工作的基礎能力之外，還要懂得撰寫新聞稿、了解媒體界生態，和媒體記者互動等等。那時候新聞局官員的份內事之一還包括首長的『形象塑造』，除了把消息呈報上去之外，也讓社會大眾知道首長隨時注意社會脈動，關心民間疾苦。」

「事發當天晚報就報導了這則車禍新聞，但篇幅很小，『北一女學生在等候過馬路時，被軍方的交通車撞傷，送醫急救，生命垂危。女學生家境十分貧困……』云云。我看這則新聞之後，心裡感到非常同情，於是便打電話詢問記者了解情況，這才知道女學生的家境確實不佳。」

根據羅木坤學長的實地訪視，陳同學的父親是盲人，母親弱視，平時僅靠著母親領著父親外出替人按摩維生，家裡還有一個妹妹。事發後陳同學的家人表示，高中三年級的她，第一志願是考台灣師範大學，希望將來能當老師負擔家計，不幸遇到這起意外，家人哀戚不已。

「了解情況之後，就寫了一個簽呈，向長官報告此事，表示應該以行政院長的名義前去關心，並喚起社會注意。」當時的局長馬上指示發布新聞稿，強調院長對此事十分關切，要求有關部會要協同妥善處理。新聞稿發布之後，國防部管事的人急忙來電表示對此事不知情，還說為何發布新聞稿前不事先照會？我說：『你們的車子壓到人怎能不知情？壓到西瓜都有聲響，壓到人不可能毫無感覺。』」

「對方又說：『車輛是向民間單位租來的，並非軍方車輛，和國防部並無關係。』我馬上回應說：『車輛固然是向民間租用，但上面搭載的是貴單位的人員，如今發生這樣的事故，難道車上的人員都不必向上級反應作處理嗎？』」

「電話那端的國防部人員聽我這麼說，才勉強表示國防部也有疏失。於是緊急連絡相關人員去受害者家中探視，也送了一筆還算豐厚的慰問金。隔天院長關心車禍喪生女同學的新聞報導出來以後，馬上就引起各界善心人士捐款協助。事後我也曾向北一女的老師詢問狀況，據說當時湧入了將近兩千萬元的善款，家屬的生計或許可以得到改善吧！」

雖然只是小小的動作，意外發生之後將事件向上級呈報，並且對外發布新聞表示首長的關切，「雖說有點『假傳聖旨』，但其實並不造成任何損失。一方

面受害者家屬因此獲得各界協助，另一方面也為上級長官塑造了良好形象。台灣社會裡多的是願意關心他人、有能力幫助人的善心人士，而當時的我也正好在其位，才有機會借力使力幫助別人。」說到這裡，學長的眼中閃爍的光芒，好似慶幸自己能藉機會幫助需要幫助的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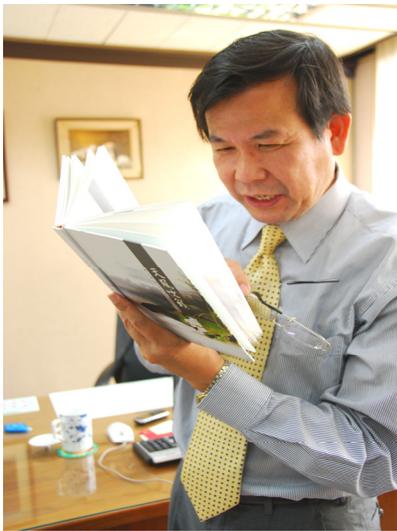
「若要問念歷史系對我有何幫助或啟發，我認為在其位謀其政的信念很重要。」

「這些不過是雞毛蒜皮的小事，並不太重要。只是，我認為公務員就等於服務業，如果對於這群給付我們薪水的百姓我都不圖回報的話，那國家養了這麼多公務員又有何意義呢？」

### 「浪漫純真」的年代，苦中有樂的大學生活

「以前的台中真的比較單純，休閒娛樂活動並不太多。」

儘管民國六十年代的台中物質生活條件及休閒活動和現在天差地遠，但對羅木坤學長而言，樂天而單純的大學生活就是最美好的回憶。從他結實健壯的身材來看，不難想像當年羅木坤是個運動健將。除了熱愛一萬公尺長跑，也參



2009/2/12 攝於陸委會港澳處處長辦公室

與全國歷史系史學盃運動賽和足球隊比賽，校內外的運動賽事都難不倒他。對當時的學長而言，騎腳踏車出遊從中興校園騎車上東海大學是司空見慣的事，最難忘的經驗是曾經和同學結伴騎車環島。雖然實際路程只走了三分之二，但從台中出發，途經中橫公路、東海岸線公路、南迴公路，再由西海岸北上回台中，三十年前就有如此長途跋涉的腳踏車之旅，並不多見。學長說：「還好當時是冬天，不然早就受不了啦！」

除此之外，羅木坤學長亦曾參加仁愛社。當時仁愛社的活動最重要的一件事，是前往台中育幼院陪伴院童。學長表示，當時的社團活動每週有兩個晚上會去指導院童功課，算是相當難忘的經驗。

但令現在的中興學生最難以想像的，要屬羅木坤學長當年的勞動的工讀經驗。「我們這些在學校工讀的學生，多半都會把學校的工作看作是自己的家事，賣力的不得了；一起工讀的同學多半是家境比較不好的，彼此相濡以沫感情都很好。」

當時的中興校園相當空曠，由勞作指導組（現勞作助學輔導室）領軍打造校園，一草一木都是當年工讀生的心血付出，學長就曾經參與「南園」鋪設打造，也曾經擔任過中興湖的挖掘和維護管理工作。學長笑著說：「當時要申請工讀也不容易。工讀金每小時 20 元，雖然不算多，定時定量做可也是一筆固定收入。雖然大學生有家教的機會，不過當時家教的機會並不太多，會請家教的家庭少，而且擔任家教的學生功課要很好，理工學院的學生是比較有機會的。」

談到中興湖的維護工作，學長的語氣頓時興奮了起來。「還記得我當時和江乾益主任（現任中文系主任）一起打工，江老師負責的是管理中興湖的工作，包括安全維護、照顧花草，還有就是要負責養魚。」

養魚？聽學長侃侃而談，但這對現在的校內工讀生而言是絕對無法想像的經驗。「中興湖裡的魚很多喔！有草魚、鱧魚、青魚、鯉魚等，而養魚的工作之一就是要餵草魚吃草。那時候男生宿舍後面的河邊長滿了「象草」，草魚就專吃這種草。我和江主任一組，江老師手腳俐落，而我則是一萬公尺的長跑選手，我們約好由江老師負責磨刀割草，我負責推車搬運，一次割十到二十車的草去餵魚。」

「江老師磨刀功夫一流，割草的動作又快，常常我才運完一趟回來，江老師又割好了一車，我只好加緊腳步快去快回，兩個人都累的滿頭大汗。那樣的生活苦中也有樂啦，現在想起真是另一番趣味。」除了中興湖的維護工作之外，學長也表示工讀工作中另有同學負責看管文學院，當然，最輕鬆的工作就是在圖書館打工。

「以前當工讀生時，暑假就待在學校工作。每天最大的享受就是下工後回到宿舍，空氣中瀰漫的是剛從花園摘來的晚香玉、夜來香的香氣，一邊聞著花香一邊啜飲著茶，暗香浮動月黃昏，身體雖然疲累，但有花香茶香相伴，單純素樸的滿足感，雖南面王不易也。」

## 「一枝草，一點露」，學習心態最重要

「很多人都誤以為念歷史系的學生將來畢業後就會坐困愁城，其實不然！」羅木坤學長談論起給歷史系學生的一些建議，首先強調的就是學習的態度。「我的同學們畢業後在各行各業的發展都相當不錯，並不是念歷史系將來的出路就一定很少。」

「要讓學弟妹們了解的是，先把自己的基礎實力打好，有機會就培養語文能力等，多去學習其他的技能。年輕人要有熱誠和衝勁，機會是相當多的，要是誤以為念歷史系就不能做別的事情，其實是很可惜的。」對學長而言，他認為年輕人最大的本錢就是學習能力，各種領域的技能都值得去挑戰，絕不要畫地自限，要懂得多元性的思考，嘗試各種可能性。

「最重要的就是讓人知道你肯付出、肯學習，是個可造就的人才，」學長再度強調，「無論哪一個行業，入門都是最困難的，跨入該領域之後的種種學習和經驗，那又是日後的事情，端看個人的造化。想具備種種才能才出社會，或是一步登天，這是不可能的事。」

「進大學就像拿到一張空白的儲值卡，要不斷充實，持續增值。這張卡會伴你一輩子，卡值越高千山萬水不足畏。流水年華易逝，四年過後，握在手上的，千萬不要還是當初那張空白卡！」

走出羅木坤學長的辦公室，看著熙熙攘攘的人群，台北街頭車水馬龍依舊，我內心的想法卻已變得大不相同。以往總是相信念歷史系就應該朝著教育或學術的路前進，別無選擇；如今聽了學長一番話，頓時感覺歷史系學生的出路開闊了起來。爾後，偶然在報章媒體上看見學長代表陸委會港澳處接受記者詢問，想起學長和藹而堅定的眼神，我相信他仍把握機會，隨時為人群服務。如同學長勉勵學弟妹們的話所說：「年輕人要有的是熱誠和衝勁，機會是相當多的。」



歷史系 40 周年